

SEPT 七天 DAYS

周
刊

2011年9月15日 第260期

Vol 6 No 260 jeudi le 15 Sept 2011 édition Montreal

Journal Chinois Sept Jours-Seven Days Chinese Newspaper

电话T: 514-861-6319 传真F: 514-861-9088 电子邮件: ads7days@gmail.com

黄河之恋

记者辛丽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它千回百转，跌宕起伏，每一个转折，都不失磅礴之志，努力向前。它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生生不息。黄河赋予了中国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同时它的伟大也吸引了众多的外国人来到它的身边，亲近它，了解它，娜丁吐恩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娜丁吐恩，加拿大魁北克人，国际知名的跨领域艺术家和舞蹈家。她运用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并借助多媒体艺术表现形式跟大众交流，表达情感，沟通心灵。

在她的舞蹈中，这个世界著名的舞者

令人震惊地袒露着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舞蹈，娜丁吐恩展现着那些被我们忽略而又陌生的身体细节。在细秘审视和不同视角的观察中，观众逐渐进入了娜丁吐恩的情境中。

出于被黄河的深深吸引，同时有感于世界上不少人对中华文明的误解，还有中国年轻一代对本民族传统的淡漠，娜丁吐恩女士正在筹划一部大型现代舞剧，以黄河为主题，用最前卫的艺术表现手段，向世人展现黄河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黄河——魁北克——跨领域艺术，多么奇妙的组合！对于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艺术家我充满了好奇，（下转5版）



娜丁吐恩在黄河边 摄影: Faral Averill

黄河之恋

——记大型现代舞剧《黄河》的制作人娜丁·吐恩(Nadine Thouin)女士

记者 辛丽

(上接1版)于是在一个温暖的午后我采访了娜丁·吐恩。

舞蹈启蒙

娜丁·吐恩出生在距离蒙特利尔29公里的Repentigny市,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四。父母亲都非常喜爱艺术,尤其是母亲,她非常喜爱舞蹈。娜丁三岁的时候,受家庭的熏陶,已经表现出特殊的舞蹈天赋。看到两个姐姐学习舞蹈,她也想学,但是因为岁数太小,学校不肯接收她。在娜丁的坚持下,老师只好让她试一试。老师让所有学员围成一圈,将三岁的娜丁放在中央,放上音乐,让她跟着音乐随便跳。于是娜丁就随着音乐随心所欲地跳了起来,一曲过后大家都向她热烈地鼓起掌来。这是娜丁第一次明白原来不用嘴巴,用身体也可以表达自己。

娜丁小的时候加拿大没有专业的舞蹈学校,全部是私人授课。娜丁坚持每天练功8-9个小时。练功的辛苦和不可避免的受伤,都没使幼小的娜丁退缩,因为她非常热爱舞蹈。一份汗水一分收获,娜丁从十五岁起开始教授跳舞,十七岁尝试编舞,二十二岁时娜丁就已经向全世界出售她的舞蹈作品了。娜丁十九岁那年还因为表现出色,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

舞蹈成就

四岁时娜丁初登舞台,一直到今天人到中年,她一直在跳舞,或者在教授跳舞,从来没有离开过舞蹈。娜丁的专业舞蹈艺术生涯至今已经超过了25年,她创作的27部作品在全球20多个国家的40多个城市中演出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著名舞蹈理论家欧建平在其出版的“国外舞蹈历史和赏析”中将娜丁和芭蕾编导James Kudelka并称为加拿大舞蹈的领先代表。世界舞蹈领域里的专业刊物将娜丁和英国的Lloyd Newson、比利时的Wim Vandekeybus并称为“身体剧场”的历史开创者。

在舞蹈界,娜丁以大胆而精彩的创意著称,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以反叛和反剧场风格的创作在欧美享有盛名。她结合多媒体影像和摇滚乐,在强烈的音乐节拍中,利用身体的扭动,诠释她对生命的看法,表达她内心种种不能言喻的忿怒及不安。她创作的著名作品有“CASH”、“BONE”、“STOP”和“WHITE”等等。“CASH”曾在亚洲五个国家进行过巡演,仅在中国,观众就超过6亿人次。“BONE”,中文翻译为“灵骨”,是一部多媒体现代舞剧,由娜丁和北京现代舞团合作完成,曾在中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是中国和加拿大两国跨领域合作的第一个

作品。以此作品为主题的纪录电影曾在“Bravo! TV”中播出,该电影还曾入围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镜头中的舞蹈”的评审决赛,目前仍在世界各地广泛播出。“STOP”中文译为“末路狂花”,是娜丁用了18个月的时间创作的半自传式现代舞作品。欧建平先生赞誉道:“活力四射……不断为观众带来冲击”。2006年娜丁为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剧情电影“300”进行了舞蹈编创,该电影于2007年推出。2009年作品“WHITE”被娜丁改编为当代芭蕾,由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在解放军歌剧院上演。

2008年至2009年,娜丁在阿联酋迪拜上演了其作品“Dust to Concrete”,这也同样是一部跨领域的作品,是此类作品首次在阿联酋上演。

她创作的作品还多次在北美、欧洲及亚洲的国际舞蹈节上演出,1992年在加拿大舞蹈节获奖,1996-1999年间,她受委托在德国“第四届国际GASTSPIELE舞蹈节”,比利时“国际夏令营”和西班牙“PEDRA国际舞蹈节”中表演舞蹈作品。当地报刊形容说“征服了整个艺术节”(La Voz de Galicia 1996,西班牙)。

2006年至2007年,娜丁还作为合作者及顾问为蒙特利尔太阳马戏团监督指导其在中国的舞蹈项目。

除了演出外,娜丁还教授舞蹈和戏剧表演,从十五岁教授舞蹈开始,至今她已在全球50多家著名的学校和舞蹈专业团体任教。2004年娜丁的编舞作品入选中国北京舞蹈学院艺术史教学项目,作为分析学习的教学素材。加拿大使馆还曾授予娜丁亚洲文化大使的称号。

对舞蹈的追求

娜丁的舞蹈,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运用肢体语言表达内心的情感,与观众交流。在笔者和娜丁的交谈中,她不止一次地强调“肢体语言”这个概念。她反对那些在舞台上单纯地表现技巧而没有任何内涵的舞蹈,她觉得人的身体就像文字和语言一样,是能够用来交流的,但又超越了文字和语言。因为各国之间的文字和语言是不同的,而肢体语言是全球性的。她还认为,身体语言是原生态的,在人类出现语言和文字之前,人们就是靠着身体语言进行交流的。

娜丁非常迷恋这种艺术形式,同时她相信艺术是相通的,舞蹈、音乐、音响、电影、戏剧表演等各类艺术表现形式是有关联的。她说舞蹈需要影像,影像需要音乐,音乐需要舞蹈等等,将各类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能让她的舞蹈,她的身体语言最大程度地与观众交流。“灵骨”、“末路狂花”等作品都是娜丁舞蹈思想的表达,这些舞蹈结合了影像及震撼人心的摇滚乐,让观众体

验了电影,音乐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惊喜。

娜丁的舞蹈风格大胆反叛,她颠覆了传统的舞蹈表现程式,创造了一种用肆意舞动的身体,穿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去冲击人们心灵的形式,来表达她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

娜丁与中国

娜丁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非常多,她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很深。我问她是什么使得她如此地亲近中国。她说自己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冥冥之中她好像与中国有着某种联系。当她还很小的时候,她爷爷就叫她“中国小女孩儿”。

1994年娜丁首次前往亚洲,可能由于语言的缘故,她到亚洲的第一个国家是越南,首次踏上亚洲的土地她就爱上了亚洲。随后她又参观了印度等国,1999年她接受了在广州举办的“亚洲舞蹈节”的邀请来到中国,她是当时参与活动的唯一的西方代表。从此她又爱上了这个与自己的文化氛围相差甚远的古老文明,用娜丁的话说就是“文化的传承非常好,很丰富。”

中国还有一个吸引娜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舞蹈教学,舞蹈的后备力量非常强。她说西方很少有专业的舞蹈学校,而中国的舞蹈学校却为数众多,有许多像她一样从小练功的孩子们,舞蹈这个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是欣欣向荣的,非常令人欣慰。

另外一个吸引娜丁的就是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而多彩的文化,这些都是一个舞者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正是因为这些理由,从2000年起娜丁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中国,多次结合多媒体手段,把西方国家前卫的艺术表现形式带到中国去,与中国观众分享她的心灵体验,引起人们对影像,音乐与舞蹈相结合的强烈关注。

酝酿中的作品“黄河”

娜丁有感于近年来不少中国优秀的传统正在慢慢丢失,决心创作一部以黄河为主题的现代舞剧,用前卫的艺术表现手段,对黄河流域古老文明进行描述,使传统与创新完美结合。她把这台舞剧叫做“时空之旅”,她将从黄河的流动、转化和演变中吸取精髓,反映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娜丁希望该舞剧能在中国首演,之后进行全球巡演,向世界人民介绍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目前该舞剧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娜丁和她的主创人员于今年7月份再次前往中国,用了大约三周的时间沿黄河流域进行实地拍摄,搜集素材,寻找灵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影像资料,同时加深了对黄河的理解。这部大型现

代舞剧预计将于2012年底推出,让我们共同关注娜丁的这部“黄河”吧!看看一个西方人是如何用西方的观点看待中华传统和现代中国的。

娜丁印象

我眼前的娜丁不同于以往的访谈人物,她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很独特,很难想象她那看似瘦弱的身體里会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我没有看过她的现场表演,通过录像我已经被她的舞蹈所震撼,那是一股穿透心灵的力量。她的手,她的腿,她的全部身体都那么充满激情,仿佛要和天、和地、和自然去倾谈,并与之融为一体。

在我看来娜丁是一个非常具有思想的艺术家的,她不为舞蹈而舞蹈,总是将一定的社会、道德、情感等因素融在自己的舞蹈里。我说她有时候像个政治家,她说没错,艺术家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

一般来说,我的访谈中是不涉及被访问者的生活隐私的,但是我和娜丁的谈话异常愉快,她又是那样的直爽,所以我试探性地问起她的个人生活问题,没想到娜丁一点儿都不介意,很爽快地告诉我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生活非常简单,不吃肉类,有点儿近似修行者。家里甚至没有什么家具,因为她老是在世界各地旅行。

“那作为一个女人,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觉得遗憾吗?”我问。娜丁回答说:“没有遗憾,生活中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实在不可能都得到。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只皮箱,世界就是我的家,事业就是我的丈夫,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拥有了这些已经足够了。”

这实在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正做着一些不平凡的事情。“人生有梦,生命便充满了迁徙,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朝圣路上的信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远方”。

娜丁,希望早日看到你的作品“黄河”!预祝“黄河”制作演出一切顺利!